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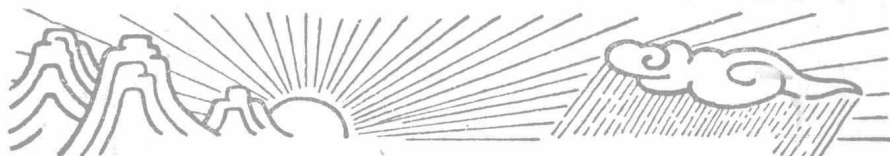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兒童知識叢書

我和爸爸養蜂

杜風 江娥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37727



少年兒童知識叢書
我和爸爸養蜂

杜 風 江 娥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書號：自 2020 28 開本 33 千字 定價 2,400 元

我和爸爸養蜂（高）

著 者	杜 風	江 娥
繪 圖 者	劉開申	趙藍天 趙白山
裝 幀 者	馬 如 瑾	李 天 心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	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	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	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 2 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3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字號

目 錄

一	“你願意養蜂嗎？”	1
二	第一次參觀	4
三	不懂就問	9
四	養蜂的季節到了	12
五	雞、青蛙、蜻蜓和蜜蜂	15
六	讓蜂羣快快繁殖起來	18
七	分封了	20
八	“處女王”和“黃金種”	24
九	牠們在做夜工	26
十	一個調查研究	28
十一	割蜜	31
十二	小組訪問	35
十三	一桶中國蜂	38
十四	盜蜂	42
十五	缺蜜的季節	44
十六	到了冬天	47
十七	爸爸為什麼笑咪咪的	50

一 “你願意養蜂嗎？”

秋天快過去了，天黑得早。我們在等爸爸回來。妹妹吵了幾次，說肚子餓了，要吃飯了。媽總是說：

“快啦，就吃啦。你爸看病還沒回來呢！……福生，你和妹妹玩玩……。”媽放好了碗呀，筷呀；就是沒有把飯開出來。

爸爸和徐伯伯是老朋友，一去就是老半天，今天是給徐伯伯的孩子去看病的，準是談得投機，忘記吃飯啦。

我和妹妹在燈邊做手影遊戲，又做“兔子”，又做“白鴿”；妹妹的手指不聽使喚，應該直的伸不直，應該留一個洞洞當眼珠的，她也留不出來。我做過一遍，再做一遍。可是她還要求着：“再做一遍，再做一遍我一定會了……”

好容易，爸爸提着出診的皮包回來了。我鬆了一口氣，妹妹高興得帶跑帶跳的喊到廚房裏去：

“開飯啦，爸爸回來啦！”

爸爸說：“別忙，我已經吃過了。”

“你倒好，”媽媽端着兩碗菜出來，“自己吃過了，叫我們好等。

——徐伯伯家裏什麼好小菜啊？”

“沒有吃飯，只吃了一碗甜點心，味道倒蠻好。”

妹妹聽了，張大眼睛問：

“爸爸，今天什麼點心啊？”

她常常跟爸爸到徐伯伯家去的，可是今天沒有去。

“嗨，這次你沒有趕進！——是蜜製的麥粉糕。他家裏有的是蜜，吃起來又香，又甜，真合我的脾胃！”爸爸說着，又津津有味地舔舔嘴唇。

妹妹一面盛飯，一面注意地聽着。

爸爸突然問我：“福生，你願意養蜂嗎？”

“哪兒去養蜂啊？”我一時摸不着頭腦，以為爸爸給我找到工作了。

“我已和徐伯伯談好了，請他替我們弄兩箱來試試。你可以一面在家自學，一面學習養蜂。”

妹妹敲敲筷子嚷起來：

“好啊！爸爸，我們也養，養了有蜜吃！”她高興得什麼似的。她知道，徐伯伯家裏養着幾十箱蜜蜂，每年能採上千斤蜜呢！

“是啊，你吃蜜頂要緊！”媽媽看着妹妹說，“當心把碗打翻，——蜜蜂這東西可不是好養的，像黃蜂一樣，要螫人！”

“不怕，怕螫就甬想蜜吃。”

“好，你自己講的啊！將來螫了可別哭。”爸爸笑着說，“我們準備養的是意大利種，這蜂種比較馴順，徐伯伯養了幾年啦，可沒見

牠天天螫人的。”

“你打算養在哪裏啊？”

“喏，就在我們屋後的園裏。不過兩箱蜂麼，照樣可以晾衣服的。”

“爸爸，明天就養嗎？”妹妹急着問。

“不，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可以。現在花少了，養起來，還得餵牠呢！……”

自從暑假裏沒考上中學，我就這樣待在家裏。雖說參加了自學小組，但沒有像張大年他們一樣，一面自學，一面種地——參加農業生產。這回能够學養蜂，好是好，可是我什麼都不懂啊！怎麼養法呢？……

“養蜂不像養蠶或養什麼家畜，”爸爸在繼續說服媽媽，“牠不需要飼料，也用不着一天到晚看着牠；所以是一種很好的副業……這一帶紫雲英、油菜、蕎麥……種的都很多；據徐伯伯估計，養三、四百箱蜂是不成問題的……”

爸爸回過頭來朝我看看：

“福生，你在想什麼？”

“我從來沒有養過蜂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沒有養過。但是，可以學。養蜂並不難，雖然也要有些專門知識，可以請徐伯伯教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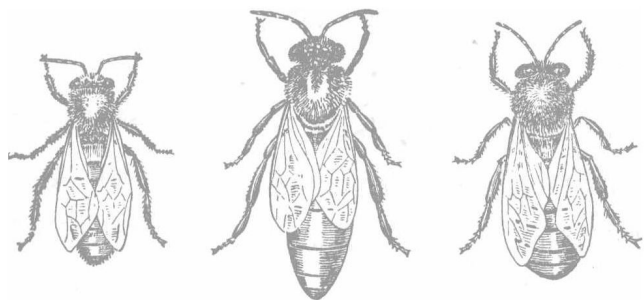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爸，你和我一起養？”

“好的，一起養。特別是開始的時候，的確需要一起養……”

二 第一次參觀

爸爸從徐伯伯那裏借來一本養蜂常識，叫我抽空看看，作一個準備。

“……蜜蜂按其體態、性能，分爲三種：甲、工蜂，體小，有刺，是發育不完全的雌蜂，專司採蜜、造巢，是蜂羣的基本蜂。乙、雄蜂，體大，無刺，養蜂者於交尾期後即將其驅逐。丙、雌蜂，體長，能產卵，俗稱‘蜂王’，每羣一隻，是蜂中之母……。”



工蜂、蜂王和雄蜂。

讀着這些句子，不知怎的很拗口，和我平時讀到的書不一樣。我翻到底頁一看，原來還是解放以前——一九三五年印的。裏面還講一些“巢礎”“巢脾”“蜜源植物”“分封”……之類。讀完以後，除了知道了一些養蜂的術語以外，我還是不懂究竟是怎樣養蜂的。

爸爸告訴我，有空時可以到徐伯伯家去玩玩，實地看看，“見習見習”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到徐伯伯家去，站在養蜂場門口看看，裏面沒有人，我不敢進去。蜜蜂和黃蜂一樣，要螫人的。

徐伯伯來了。他看到我，就說：“福生，你爸爸也要養蜂啦！”

我笑笑，“是的，爸爸叫我做助手呢！”

“養蜂常識看了嗎？”

“看了，不大懂……。”

“是的，過去的書就是這樣，你們讀起來不容易懂。將來你養了就知道，養蜂很有趣。可惜我不會寫書。進去看看吧！”徐伯伯說着，若無其事地走到蜂箱旁邊去了。

我胆怯地跟在後面。徐伯伯回頭朝我看看：

“怎麼，怕螫嗎？——蜜蜂很懂事的，只要你喜歡牠，牠就不會螫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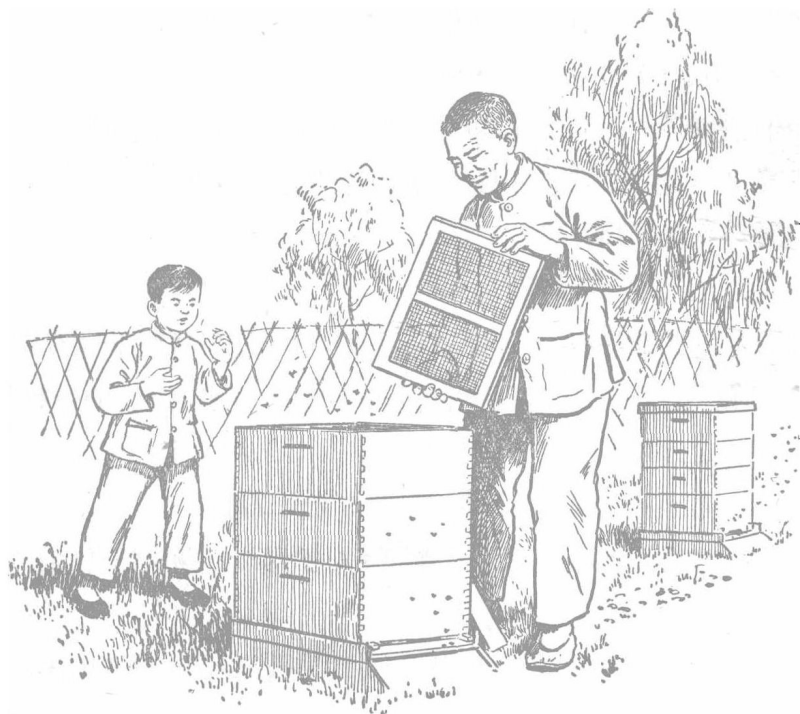
我跟着徐伯伯走到蜂箱旁邊。仔細看箱口那些進進出出的蜜蜂。出去的腹部細小，兩腿空空，像槍彈似的向遠方飛射。可是飛回來的，就大大不相同了；肚子亮晶晶的滿是蜜，腿上掛着兩顆美麗的花粉，像載重飛機似的，緩緩地降落在蜂箱門口，迅速地爬進去。牠們匆匆忙忙地，出的出，進的進，勤奮地工作着。

徐伯伯動手掀開箱蓋，我就聞到一股清香的蜜味。

“你還是第一次參觀嗎？”

“是的。這麼多蜜蜂！”

“蜜蜂這東西，繁殖得很快。每窠起碼有三、四萬隻，多的甚至有十幾萬隻。”



你害怕嗎？不要緊。……

巢框頂上爬着許多蜜蜂，連手都插不下去。徐伯伯拿來一個裝着小風箱的洋鐵壺，輕輕地抽了兩下，噴出一陣陣白色的濃煙。蜜蜂聞到煙，趕忙往縫裏鑽下去，變得很馴順了。徐伯伯這才插下手，輕輕地，平穩地向上抽出一扇巢框來：

“如果稍一震動，蜜蜂就會驚擾起來的。”

我掀開地上的小鐵壺蓋子看看，裏面燒着艾葉。

徐伯伯說，這叫“噴煙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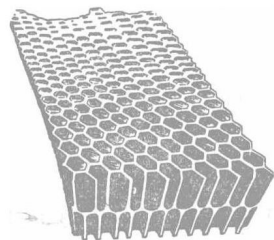
巢框的兩面全是六角形的蜂房，它們連成一片，像圖案似的，

非常整齊。我想這一定就是養蜂常識上說的巢脾了。你看，這些蜂房裏有的產着卵，有的儲着蜜；原來巢脾就是給蜜蜂產卵、儲蜜的。

工蜂們緊張地勞動着，密密麻麻的滿框都是。徐伯伯嘖嘖嘴巴，叫我注意當中的一隻：牠正在抖動帶有花粉的後腿，把花粉剔到蜂房裏



這叫噴煙器。



一個個六角形的蜂房連成一片，就是巢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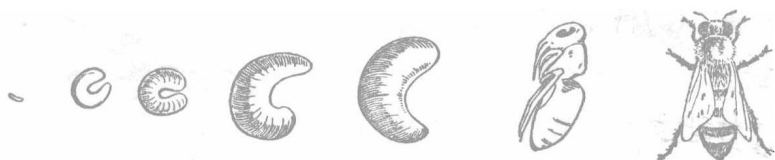
去。接着，另一隻蜜蜂爬過來，用頭往房裏把花粉一頂。徐伯伯低聲說：

“你看，這樣，花粉便變得結實了。看牠鑽在房裏，正在吐唾涎呢！牠把唾涎拌在花粉裏，使花粉像糕一樣，用來飼小蜂的。”

還有許多蜜蜂的頭鑽在房裏，正在把採來的蜜汁吐出來……整個巢脾裝滿了亮晶晶的蜂蜜和五光十色的花粉，好像一個精巧的顏料盤。工蜂們腿上掛着一對對小燈籠似的花粉：有淡黃的，有橘紅的，有灰白的……牠們分別放到花粉房裏去，一點也不紊亂。

徐伯伯放下這扇，又抽出箱中央的巢脾，上面蜜房比較少；蜂房裏排着針鋒一般的蜂卵和蛆似的幼蟲。有的房口封着一層褐色的薄膜，徐伯伯說，裏面的幼蟲已經變成蛹了。有些封蓋的房，新蜂正咬破薄膜，從房裏探出頭來，牠好像有些陌生似的，活動着頭上

那對細長的觸角，東張西望。已經爬出來的新蜂，要比一般工蜂白嫩些，牠們正在巢脾上快活地爬動着，找吃的呢！



從卵到幼蜂的發育過程。

在有細小的幼兒的蜂房裏，我發現一些白色乳狀的東西。徐伯伯告訴我：

“這叫‘蜂乳’，是從工蜂的唾腺裏分泌出來的。蜂乳營養很好，是餵幼蟲的最講究的飼料。

“工蜂當中，有的專做保姆工作，是專門飼養幼蟲的。牠們捨不得給工蜂和雄蜂的幼蟲一直吃蜂乳，所以餵了三天後，就只飼些粗糧，就是蜜和花粉的混合物。要是餵蜂王的幼蟲，那就全給蜂乳，直到牠變成蛹。蜂王卵本來也是一個普通的雌性卵，因為飼料好，所以長得軀體魁偉，發育完全，有了特殊的生殖機能。整個蜂羣的產卵繁殖，就全靠牠……”

我問徐伯伯，這巢脾是用什麼機器做的，做得這樣整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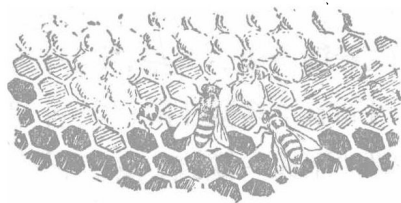
徐伯伯笑了：“不是機器，就是這些工蜂們做的。工蜂的腹部下面，有一層層的環節，喏，你看到嗎？這環節裏面儲藏着分泌出來的蠟質，很薄很薄的，一片片的，牠會用嘴取下來做巢。因為巢框上有底板，所以做得這麼整齊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徐伯伯，那底板就是‘巢礎’？”

“對啦，叫巢礎。”

“徐伯伯，這些封了蓋的，裏面都是蛹嗎？”

“不，那些封蓋突起的，裏面是蛹；平的是蜜房。這樣封了蓋，讓



這是巢脾的一角，上面有新蜂正在咬破封蓋鑽出來，下面是已封蓋的和還沒有封蓋的蜜房。

蛹安靜地睡眠。蜜呢，封了蓋就不會變質啦；牠們準備把它一直儲藏到冬季或明年早春，等需要的時候，再來咬破封蓋吃它……”

徐伯伯講得很仔細，等我回家時已經快四點鐘了。過去，我只在花叢裏看到些蜜蜂，知道牠會

採蜜，要螫人。今天，參觀了徐伯伯的養蜂場，覺得蜜蜂不是一種簡單的昆蟲，牠們很聰明，而且勞動得很好。

三 不 懂 就 問

從那次以後，我時常到徐伯伯家去看看；不懂的就問徐伯伯，有時候也幫着做些事。我愛上了徐伯伯的養蜂場。徐伯伯說我這個“徒弟”還不差，有長心。這一次，他答應我自己動手開啓蜂箱察看，就像真正養蜂的人那樣。

徐伯伯把臉罩、手套都拿來了，叫我戴上，還叫我把褲腳管也紮起來。他說初學養蜂的不得不這樣，沒有熟悉蜜蜂的習性，容易被螫。他自己呢，却像平常一樣，赤手露面的站在旁邊指導。



裝扮得像真的養蜂
的人那樣。

我才抽起巢框來，看到上面爬着密密麻麻的蜜蜂，心就突突地跳起來了，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。

我看到“蜂王”了，牠顏色黃亮，腹部特別長大，胸前生着細絨般的茸毛，安祥而謹慎地爬動着。四周有十多隻工蜂保護着，服侍牠，將牠圓圓地圍成一圈，看上去好像一朵會動的菊花。牠不時地低頭看看所經過的每一個蜂房，要是房裏空着，牠就彎起尾巴，伸



蜂王把尾巴伸進去產卵。

到裏面去產卵。徐伯伯說：

“在花蜜期間，牠一晝夜可以產到三千多個卵，平時蜜源少的時候，就少產，或者不產。牠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殖機能，按照野外花蜜的盛衰，窠裏工蜂的多少，來增加或減少產卵的數量。而且能分別地把雌性卵產在比較小的工蜂房裏，把雄性卵產在比較大的雄蜂房裏，一點也不紊亂。

“平常，一隻蜂王的生殖能力，可以延長到五、六年。牠的壽命和產卵的多少有關係，強蜂羣的蜂王，因為牠產卵多，所以壽命短；相反的，弱蜂羣的蜂王，產卵稀少，壽命往往比較長。養蜂的人，在二、三年後，發覺蜂王行動遲緩，產卵能力減退的話，就要把牠換

去，不等牠自己衰老。這樣，蜂羣才能保持強盛。”

我仔細看看蜂王腹部雖然很長，但翅膀還是小小的，“徐伯伯，蜂王飛起來很吃力吧？”

“是的，蜂王的一生，只有在牠結婚的時候，曾經飛到空中去和雄蜂交尾，後來肚子大了，就一直住在窠裏，不隨便飛出去的。”

“徐伯伯，這箱算強羣呢，弱羣呢？”

“這箱當然是強羣囉！你看，每扇巢脾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工蜂，比你昨天看的那箱強得多了。”

是的，昨天看的一箱，只有八框蜜蜂，而且還是疏疏的。

中午的太陽晒在身上暖烘烘的。我們準備回家吃飯了，剛把蜂箱蓋起來要走，忽然發現很多蜜蜂從一隻箱口湧出來，不遠不近地在箱前飛翔。接着，別的幾箱蜂也同樣地湧出來，一霎間，蜂場裏“嗡嗡”地顯得非常熱鬧。

我吃驚地看着。——蜜蜂要逃走了吧？

“你還是第一次看見嗎？這是蜜蜂‘排衙’，沒有什麼，過一會兒牠們就會飛回去的。”

“什麼‘排衙’？”

“‘排衙’是我們這裏的土話，有些地方叫‘朝王’，這是說牠的場面很熱鬧。”

“難道蜜蜂也要朝拜蜂王嗎？”

徐伯伯笑了，“不過這樣說說罷了，其實是不對的。這些飛出來的是新蜂，每當晴天中午，牠們趁太陽暖和，在自己巢前學一會兒

飛，正像你們在學校裏上操和遊戲一樣。這是常有的事，不知道的以爲出了什麼事了。你看，牠們都是頭朝着蜂箱在飛，不飛遠，和逃走的樣子完全兩樣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越想越好笑，原來蜜蜂有這許多有趣的事呢！

四 養蜂的季節到了

天氣不知不覺地暖和起來，穿着棉襖已有些嫌熱，園裏的桃樹露了芽，田野裏一坵坵早熟的油菜已開着金黃色的十字花了。紫雲英綠油油的一片，長得很肥壯。春天來了，養蜂的季節到了！

徐伯伯家的蜂羣已開始緊張地採蜜。我差不多天天問爸爸：“我們的蜜蜂什麼時候來啊？”

爸爸總是回答：“快啦！”他一點也不性急。

快啦，快啦！再不來，油菜花都要開謝了。

我和妹妹等得不耐煩，先把園子周圍的蜘蛛捉掉，免得將來蜜蜂飛進飛出誤投羅網。又動手在靠西邊朝東南的方向鋪了兩塊磚頭地，大小和蜂箱差不多。徐伯伯家用的是架子，可是我們沒有。

“哥哥，爲什麼一定要朝東南方呢？”

“這樣，將來放上蜂箱，太陽一出來就可以晒到，蜜蜂就會早早地出去工作了。”

妹妹幫着把磚頭鋪好。爲了養蜜蜂，她興致勃勃的。

“哥哥，你早上用墨染什麼啊？”

“染黑紗。”

“做什麼？”

“裝在草帽上做臉罩，這樣蜜蜂就刺不着了。”

“白紗布不好嗎？”

“白的？白的不好，染黑了看出去清楚。”

“哥哥，蜂還沒養，你怎麼知道這許多啊？”

“看書嘛！”

“徐伯伯也這樣做嗎？”

“當然囉。——來，把磚頭地前的野草都拔光，讓蜜蜂飛進飛出寬暢些。”

爸爸看我們忙着在做準備工作，笑咪咪地說：“木頭架子已經請木匠做了，要把蜂箱攔起來，不然，螞蟻會爬到蜂箱裏去偷蜜的。”

這樣說，我們的磚頭是白鋪了。妹妹很不高興，我也沒有話說，因為這主意是我出的。

“怎麼，不高興嗎？——磚頭讓它鋪着好了，有了磚頭，蜂箱底下就不會長野草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又一次在自學小組裏宣佈：我們要養蜂了！

同學們都很羨慕，說他們要來參觀參觀。

可是三天過去了，四天過去了，蜜蜂還沒有來；我等不得，天天

